

奇俠司馬洛故事



[香港]馮嘉 著

# 神鎗無情

奇侠司马洛故事

# 神枪无情

(香港)冯嘉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## 内 容 简 介

神枪手罗其在一次舞会后突遭绑架，并立即被押上一架开往南美的飞机。这位重要人物的失踪，引起香港各方面的关注。神探司马洛受命于某私家侦探组织，调查此案。谁料，司马洛的工作刚刚开始，几位与此案有关的见证人先后惨死于大杀手丁高的刀下。司马洛毫无畏难之心，与丁高这个杀人魔王展开了殊死搏斗，他亦智亦勇，终于除掉了这个对手。在侦破此案中，司马洛邂逅了姿容艳丽的少妇莉娜，并结下了鱼水之情。此后，他们二人同赴南美，降服了一个个对手，深入虎穴，出生入死，终于探得此案内幕，救出罗其，粉碎了一桩可怕的战争计划。小说情节惊险曲折，十分引人，是香港现代武侠小说的力作。

## 目 录

- |   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 | 枪手遭枪胁 | 情圣被情迷..... | ( 1 )  |
| 二 | 一条好线索 | 三宗凶杀案..... | ( 35 ) |
| 三 | 歼除杀人者 | 追踪绑架人..... | ( 65 ) |
| 四 | 以其人之道 | 治其人之身..... | ( 98 ) |
| 五 | 荒凉的山岗 | 神秘的禁地..... | (135)  |
| 六 | 神秘实验室 | 发现惊人谋..... | (160)  |

## 一 枪手遭枪胁 情圣被情迷

“枪虽然是一种机械，但亦是一种艺术品。”那个上唇蓄着小胡的男人在说，“只有一个艺术家才能充分地，完全地发挥他的效能，世上没有一把枪是绝对准确的，即使制造得最精密的枪也不是绝对准确，所以需要一位艺术家，一个用枪的专家才能令每一枪都准确，每一颗子弹都打在他要打的地方。这个用枪的人必须有爱心——对枪有爱心！”他把手中拿着的手枪举高一点，用一只手手指指着枪管，“这一把是我最爱用的手枪，我是用它来打猎的，威力很强，射程差不多可以媲美来复枪。但它也是一把失准的枪，假如用枪管的准星瞄准目标，是射不中的。不过，这个缺点对我来说却也是一个优点。我明白它的失准程度，懂得怎样去迁就，反而百发百中了！”他既爱且怜地抚了一下那把枪，然后拿起烟斗吸了一口。

围在他周围的男女，都喃喃地议论纷纷。

“罗其先生，”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女说，“可以让我碰碰这把枪吗？”

拿着枪的罗其上下打量了她一遍。很动人的女郎，迷你裙下露出线条非常优美的腿子，紧身的毛线衣下面，年轻饱满的乳房高高地挺耸着，罗其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，但他还是很欣赏少女。只是欣赏而已，并没有一点

邪念。他的欣赏只是那种对艺术品的欣赏。

“不要，安！”那女孩子的男朋友连忙制止。

“不要紧，枪里没有子弹的。”罗其指出道，“我不会在人多的地方拿着一把实弹手枪的！”

于是那少女把枪接过后，好奇地把玩着，于是人们也改为围着她了，都希望碰碰这把枪。枪是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，人们对它恐惧，但是又很希望能够有机会碰碰。

罗其吃吃地笑着：“小心，别把它拆掉呀！”

在这个派对里，罗其是一个受注意的人物，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神枪手，一个用枪的专家。刚才他就应众人要求而讲一讲他在用枪方面的心得。

几个对枪感兴趣的男人则仍围着罗其，向他提出与枪有关的问题。

终于，那个迷你裙少女已经满足了她对枪的好奇心了，便又把枪塞回罗其的手中。“谢谢你，罗先生！”她说，“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”

罗其微笑着。“这么漂亮的小姐问问题，我当然是非回答不可的！”

“罗先生！”她天真地问，“你用枪杀过多少人呢？”

罗其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了。他沉默了一会，才回答：“在打仗的时候，我杀过很多人，也不知多少了，我没有数！”

“那么不是在打仗的时候呢？”那女孩子紧逼地问。

“呃——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问题吧！”罗其说着忽然站起来，从那女孩子手中取回他的手枪，便向门口走去。

大家都张大了嘴巴看着他。

“我究竟说错了什么？”那迷你裙女孩子问道。

“我早叫你不要多事！”她的男朋友埋怨，“来吧，我们去跳舞。”

那女孩子给他拉到了舞池中去，于是这枪的研究集会便散了，大家又去找寻别的话题和做别的事情。而另一方面，罗其则向花园走去。

他沿着花径走到花园的边缘，望着下面的海湾。这是一座建筑在山顶的富豪住宅，山下就是海湾，夜间望下去，海面上停泊着的船只的点点灯光，就象黑色缎子上的一颗一颗钻石或者红宝石。罗其迎着风吸着烟斗，望着海。

背后忽然有一点细碎的声音。是高跟鞋底踩着水泥地上的细砂粒而发出来的。罗其连忙转过身来，不禁深吸了一口气。

那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年纪不轻，应该有三十岁了，但是很美丽，头发梳成一只皇冠似的，身上穿一件深灰色闪光的晚服，款式是领子封喉而衣脚长到拖地的。袖子也是很长，很宽，造成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她虽然穿着一件把身体遮盖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衣服，还是可以看得出，她是有着一副极好的身裁的。使罗其深吸一口气的倒不是她的美丽，而是她的身份。

“你！”罗其低声说道，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来结识你的，”那女人说，“请忘记我们以前是认识的好吗？罗其，就当我们是在这里认识的好了，我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弄到了一张这里的请柬。”

“很有趣，”罗其冷冷地说，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“有名的神枪手，枪械专家，”那女人狡猾地吃吃笑着，“我是慕名而来结识你的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”当罗其的喉咙发出梗塞的声音时，她又挽着他的臂膀：“怎么，罗其，不请我跳一只舞吗？”她也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便拉着他向屋子那边走去。

“但——但我不会跳新潮舞的。”罗其拒绝道。

“我们不一定要跳新潮舞的，”那女人说，“可以跳旧式的舞步。”

“我根本不会跳舞。”罗其说。

“那就跳新潮舞好了，”那女郎说，“这种新潮舞，根本就没有所谓会不会，乱扭一通就行了。”

结果他们还是去跳新潮舞，而那新潮音乐吵得很，两个人的身子又不贴近，使他们没有机会说话。罗其心里很急，舞姿是绝对不自然的，她却老是对他微笑。

跟着，音乐完了，她过来拉着他的手。

“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罗其焦急地问。

“你不能对我没有称呼的，罗先生，”她柔媚地微笑着，“叫我的名字莉娜，或者称呼我现在的街头朱太太吧。”

“朱太太？”罗其瞪目地看着她，“你已经结了婚？”

“名义上是的，”莉娜说，“朱先生就在那边。”她伸手一指。

罗其循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，身子忽然硬直起来了。

“他！我的天！”

莉娜所指的是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，穿着很光鲜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态度从容而油滑，看得出是一个聪明机警的人，英俊，但英俊中带着邪气，看来是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要



手段的人。他正在和几个女宾谈笑着，与罗其的目光接触时，便举举杯子致意。

罗其不睬他，再转过来对着莉娜：“你想要我的命吗？你们究竟想怎么样？”

莉娜伸手替他整理好领间的领花，微笑着说：“为什么你害怕成这样呢，神枪手？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”

“别卖关子了！”罗其低声喝道，“你们要钱的话，就开个价钱好了！”

“罗先生，”莉娜从容不迫，“说话时带点笑容，不然人们就会疑心了！”

罗其只好露出笑容，而那是很难看的笑容。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究竟要多少？”

“幸而我不是要钱，罗先生，”莉娜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不然你就很吃亏了。你当该说：假如你是要钱，那么对不起了，因为我现在经济情形不大好！这样我就不会漫天要价。”

罗其又深吸了一口气，忍耐地说：“莉娜，请你别胡闹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！”莉娜的脸色严肃起来，“我们不是要钱，罗其，我们只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谈。”

“重要的事情？”罗其问，“什么重要的事情？”

“我们迟一些再讲这个问题吧，”莉娜说，“目前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送一位女宾回家去。”

“送谁？”

“随便你，总之送一位女宾回家，然后我们会再找你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罗其呐呐着问，“为什么要送一位女宾回家呢？”

“有很充分的理由，”莉娜妩媚地微笑着，“我们晚一点再谈吧！”

她翩然走开了，罗其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。跟着，一个声音在罗其的身边说：“很美丽的女人，是吗？”

罗其狼狈地转过来，看见就是这个派对的女主人。他说：“嗯，对了，很少看见这么好风度的女人。”

“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认识的，”女主人说：“认识她很久了么？”

“哦，不，不，”罗其连忙否认，“只是刚才认识的，事实上，我对她也一无所知，呃——她是干什么的？”

主人耸耸肩：“我也是刚刚认识她的，有钱人家，是一位朱太太。朱先生就在那边，照我所知是一位出口商人，要我给你介绍吗？”

“不，不必了，”罗其心里战栗起来，“我——呃——我觉得不大舒服，你不介意我早点回家吗？”

“哎！”主人可惜地叹口气，“你走了，这个派对岂不是兴趣大减了？”

“下次吧，”罗其苦着脸，“今天晚上，我的精神真的不好，不过我倒可以帮你一个忙的。你有什么客人要离开吗？我可以替你送一送。”

主人想了一想。“噢，对了，贝丝嚷着要走，但时间还早，没有一位先生愿意陪她走的。”

“把她交给我好了！”罗其充满骑士作风地说。

贝丝的名字相当漂亮，但是跟她的人却并不符合，因为

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。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又高又瘦，门牙是向外凸出的，脸上老是露着一副不屑的表情。罗其一看见她就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愿意送她回家，倒不是因为时间还早。

她得罗其送她，感到光荣而兴奋，把手穿进罗其的臂弯，骄傲地走出门口。罗其在心里苦笑。虽然已不是年轻人了，但是对女人仍然感兴趣，不过跟这样一个女人同行，在平时他是一定极力避免的。

他感到“朱先生”和“朱太太”的眼光就像刀子似的刺着他的背脊。

他们上了罗其那部低矮的高价跑车，看见这跑车，贝丝的眼中便露出陶醉的表情，很可能就在此刻，她已经爱上了罗其了。罗其保持着严肃的态度开车送了她回家，当送她到了门口而仍没有吻她的意图时，贝丝就很失望了。

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你呢？”她问。这本来是应该男人问女人的话。

罗其礼貌地微笑：“假如明天有空，我再打电话给你好了。”

“那我等你的电话！”贝丝弄出一个妩媚的微笑。

“晚安！”罗其离开她的门口，便转身走向他的车子，当他上了车之后，贝丝才忽然醒起一件事。

“嗨！”她焦急地叫道：“你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。”

但罗其懒得睬她，她已经开动车子离开了。

车子经过那个住宅的窄小街道，罗其看见贝丝正在后面的路边焦急地挥着手要招他回来，他不禁笑出声来。这个女人可是真急着要得到一个男人的，他希望她终于可以找到一

个如意郎君，不过他自己是绝不愿意做她的如意郎君了。

他转了一个弯，离开了贝丝的视线之外，这时就忽然有另一部车子从黑暗中驶出来，拦到他的车前。罗其连忙在路边停车，嘴巴里吐出一连串的咒骂来，凡是驾车的人都不高兴受到这样的拦截的

那部车子跳下两个人，就是“朱先生”和“朱太太”。罗其的咒骂马上停止了，而额上大汗暴出，这一男一女究竟在向他打甚么主意？现在大概可揭迷了吧？

他们走到罗其的车子旁边，罗其那部跑车，只可以坐两个人，因此没有空位容纳他们，而他们也没有上车，只是站在车子的两边。

“请到我们的车子来谈谈吧。”莉娜说：“现在没有别人，我们可以详细地谈谈了。”

“就在这里谈好了。”罗其说。

“她说到我们的车子去谈。”朱先生说：“你没有听见吗？”他的脸沉了下来，表示他并不是在开玩笑的。

“为什么你们不拿一把枪指着我呢？”罗其问。

“我们不必用枪的。”莉娜冷冷地说：“你一定会听我的话，因为你知道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毁掉。”

罗其沉默了一下，禁不住一阵战栗。终于，他默然打开车门，下了车，上了他们的车子。本来在车上的另一个罗其不认得的人则下了车，上了罗其的车，等于和罗其交换位置。

朱先生负责开车，莉娜和罗其一起坐在后座。朱先生冷冷地笑着，道：“现在，我们兜兜风去吧。”

罗其望望照后镜，忽然浑身不安了。“我的车子！”他

说：“为什么你们要开动我的车子？”

“你要失踪，当然要连同你的车子一起失踪了。”莉娜说。

“我要失踪？”罗其猛的转向莉娜，却发觉莉娜手中已经拿着一把手枪，枪管抵着他的肋下。

“不要乱动，罗其。”莉娜说：“你要听我们的话，我不想开枪的，但是你也不要逼我。”

罗其僵直地坐了一会，才慢慢地放软了身子。“这是绑票了。”他泄气地说。

“你怎样说都好。”莉娜说：“总之，你要跟着我们走。”

“究竟我们要到那里去？”罗其问。

“南美洲。”莉娜说道。

“你在开玩笑。”罗其愤怒地尖叫起来。

“我不是在开玩笑。”莉娜说：“你看看那飞机，你就知道，我不是在开玩笑了。”

“飞机？什么飞机？”罗其愕然。

“留心看着前面吧。”朱先生说。

车子转了一个弯，通过了一丛树丛，便到达了一片平原的草地上，那里已经停着一架红白两色的单引擎小型飞机，是可以乘坐三四个人的那一种。车子一面前进，这飞机在挡风玻璃中的形像也一面变大起来了。

“这飞机也不能载我到南美洲去的。”罗其呐呐着说：“而且，我的护照，我的行李，什么都留在家里，没带出来。”

“这架飞机会载你到邻埠的另一座飞机场。”莉娜说：

“那里会有一架领事飞机载你到南美洲去。领事飞机上的乘客是用不着护照的。”

“领事飞机——”罗其的喉咙进入了半哽塞状态：“你的意思是——是——”

“她的意思是有整个国家在支持我们。”朱先生说。

“但——我——我不能就这样失踪的。”罗其说：“人们会找我！我不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不能就这样失踪的。”

“即使有，也不会找到南美洲去的。”莉娜说：“最多只是找到那个贝丝的身上罢了。他们最后看见你时，你是正在开车送她回家，她不知道你到那里去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”

罗其忽然明白了。原来他们是早有计划的，怪不得要他送一位女宾回家了。这样，最后看见罗其的就是那位女宾，而决不会牵连到他们的身上来。

“而且。”莉娜说。“你的结局，我们早已安排好了。”

“我的结局？”

车子已到了那架飞机，在飞机旁边停下来了。站在那里的飞行员便立即用手推动螺旋桨，飞机的马达暴响起来，莉娜的枪在罗其的肋下一紧，说：“好了，下车吧。”

罗其迟疑了一下，只好跟他们下车。

莉娜把罗其押着，走到飞机的旁边，那个驾驶员已经爬回飞机上，准备起飞了，飞机上还有一个男人，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，脸上木无表情的，莉娜摆摆枪：“你跟他走吧，罗其。”

罗其瞥一眼莉娜，问：“你不跟我一起去？”

莉娜摇头：“你去吧，这位先生会好好照顾你的，

但——不要反抗，因为他不会像我那么仁慈的。”

罗其点点头，那人伸手下来，抓住罗其的手，拉他上去，莉娜忽然又说：“等一等。”

那人放手，让罗其回到地下，莉娜的手伸进罗其的袋里，摸出了罗其的手枪，微笑：“虽然没有子弹，也是不要带在你身上的好。”她把枪交给飞机上那个人：“你替他保管着。”

那人接了枪，然后便把罗其扶上飞机，关上飞机的门。飞机的引擎声更响了。而且开始移动，沿着草地滑行，渐渐升空，飞远了。莉娜站在原位，目送飞机隐没了，才转身离开。她走回车子，对开车的“朱先生”说：“第一步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我们可以走了。”

她坐进车中，朱先生的手伸过来，搂住她的腰。拍！莉娜立即把他的手打开。

“不要碰我。”她强硬地说。

朱先生吃吃笑：“为什么不呢？我们不是夫妇吗？”

“只是在别人的面前。”莉娜说：“现在没有别人，就不必多此一举。”

朱先生吃吃笑着：“你从来不喜欢我的，是吗？莉娜？”他开动车子，马达怒吼一声，车子便绝尘而去。

罗其人虽然不在了，他那部跑车却仍在闹事。他那部名贵的跑车假如把马达的容量开尽时，那声音是极其吵耳的。现在，这部车子就在那些僻静的路上转来转去，尽量发挥它的吵耳的本事，这是一个幽静的住宅区，这个时间，这种声音实在十分讨厌。

所以，有不少人从窗内探头出来，看看究竟是谁这么讨

厌，但他们看不见是谁，只是看到这部车子在窜来窜去而已。

很可能有一两家人打了电话报警，因为在这一区，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，但是警察却并没有机会到来干涉。因为这部车子吵了几分钟，差不多把每一个人都吵醒了之后，便直撞向路边的树荫下，撞破了路边的铁栏而直跌下路边之外的山谷中。

隆然一声，车子坠在一块突出的大石上弹开，再轰然一声，爆炸了。

没有人看见，在车子撞下去之前，已经有一个人从车中跳了出来，一滚滚进了黑暗中，有如空气般消失。

车子在山崖下面着火焚烧，再发生了两次较小的爆炸之后，火便慢慢熄掉了，而到这时，消防车及救伤车才赶到现场。消防人员匆匆攀援着爬下山谷去，车子已经成为了一堆扭曲焦黑的金属，而在残骸之中有一具差不多变成了焦炭的尸体，这显然就是驾车人的尸体了。照常理就是如此。

在局外人看来，神枪手罗其是已经死去了，他是汽车失事而死的。

那个人坐在窗前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，桌后是一把舒适的旋转皮椅。他坐在椅上，轻轻地左右旋转着，手指在桌面上敲着，他背后的窗子是一扇全景大窗，可以看到远处的港口及港口那些密挤挤的大小船只，近景是那些林立的摩天大厦。这里是商业区的中心，在那些摩天大厦之内全部是商行的写字间。这个人所在的这一间，在外表上也是这一类的。事实上，写字间的门口，也挂着一只商行的牌子，不过，实际这里却不是是一个营商的地方，坐在皮椅上的这个人，一头



白发，不过年纪不算老，大概五十岁左右吧，秃秃的头，肿胀的脸透现着营养良好的粉红色。一个养尊处优的人，一个成功的商人，但这些只是外表的印象而已。他现在讨论着的就不是生意上的事情，他是在讨论着罗其。

他面前的桌上放满了新闻剪报，小心地用硬纸张贴起来，上面的新闻都是有关罗其的。罗其是一个出名的人，他的死当然引起了轰动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那个白发老人说：“罗其並沒有死。”

“但是坠毁了的是他的车子，有人看见他开这车子离开派对的，他就是用这车子送那个叫贝丝的女人回家，而贝丝看着他开车子走了的。车子里面，也有他的尸体！”

说这话的人坐在白头发人的对面，也坐在一张舒适的旋转皮椅中。那高高的椅背遮着，一时看不清楚他的面貌，但当椅子一转过来，就可以看到他的侧面了。一个很强壮的人，面貌是很英俊的，英俊得很斯文，但是斯文之中又带着粗犷。假如是观察细微的人，就会知道这个人能够静如处子，而矫若游龙的。这人就是马司洛。一个介乎职业间谍，窃贼以及侠客三者之间的人物，他究竟是哪一类，主要还得看他的对手是谁。现在，他的对手则是职业间谍了。

“尸体！”那白头发的人伸起一只手指，“这是另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！烧成焦炭一样，面目都不能辩认，那么这不一定是罗其的尸体了。这可能是任何人的尸体，明白吗，司马洛？”

“牙齿又如何呢？”司马洛说，“牙齿是烧不掉的！”